



图：法轮功学员在议会大厦附近的高桥广场炼功呼吁反迫害

胡锦涛访丹麦 主流媒体聚焦法轮功

（明慧记者舒慧丹麦报道）二零一二年六月十四日至六月十六日，胡锦涛对丹麦访问期间，法轮功学员呼吁胡锦涛把握历史机会，制止迫害法轮功，法办迫害元凶江泽民及其流氓集团。丹麦社会朝野又一次聚焦中国，特别是受中共十三年残酷迫害的法轮功修炼团体，成为各界民众和媒体关注的焦点。

六月十五日，丹麦大报《政治报》长篇报道了现年六十二岁、目前居住在哥本哈根的法轮功学员鲍学珍的故事。文章写道：早在一九九五年，鲍学珍就开始修炼法轮功，她当时多年的顽疾在短短时间内奇迹般地不翼而飞。但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

江泽民发出禁止修炼法轮功的命令，使鲍学珍的正常生活急转直下。鲍学珍亲身感受到法轮功给她的身心益处，因此她仍然坚持修炼。

二零零一年她被非法抓捕并判刑三年半，被投入了上海一所女子监狱。她告诉《政治报》记者说：“中国的监狱不是人所能呆的地方。十八个人挤在一个十平方米的牢房里，还要辟出一块地方作厕所，晚上睡觉就在地，腿也不能伸直。白天不劳动的时候就在地上的蹲着。”

六月十四日，丹麦电视台 DR 新闻频道也专程来到鲍学珍住所采访。值此胡锦涛访问丹麦之际，鲍学珍希望丹麦的媒体与政府能够呼吁停止

迫害法轮功。

六月十五日清晨，丹麦新设立的广播电台“24 七”，在八点的新闻时间采访了法轮功发言人班尼。班尼为听众介绍了法轮大法的修炼理念“真、善、忍”，以及法轮功弘传全球一百多个国家，亿万修炼者得到道德升华、身体健康的真实情况。

当节目主持人提出，中共为何迫害如此和平的修炼团体时，班尼表示，江泽民惧怕法轮功在中国急速弘传之势，容忍不得人民道德提升做好人，从而冒天下之大不韪，一意孤行。

六月十五日，从上午一直到夜晚，丹麦与周边其他国家的部份法轮功学员聚集在哥本哈根的中使馆前、市中心的市政厅广场以及丹麦官方宴请胡锦涛的议会大厦附近的高桥广场，向丹麦民众和政府讲真相，同时也呼吁胡锦涛把握历史机会，停止迫害法轮功，法办迫害法轮功的江泽民及其流氓集团。傍晚，法轮功学员点燃蜡烛，用烛光纪念在中国被迫害致死和至今依然遭受着残酷迫害的法轮功学员。

丹麦电视台 TV2 来到现场，报道法轮功学员的和平请愿画面。看着在宁静中打坐的法轮功学员们，电视台记者被他们的和平理性触动，记者由衷地感佩：“你们是人类的未来！”◇

加拿大高贵林市游行 天国乐团获赞誉

（明慧记者张然温哥华报道）六月十日，由加拿大温哥华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参加了高贵林市举行的一年一度“泰迪熊”节游行，今年有六十多个团体参加游行，天国乐团演奏了“永远的枫叶”和“法轮大法好”等乐曲，荣获步行队伍第一名。

游行的主持人克里斯先生在天国乐团走过主席台时说：“这是令人惊喜的团队，让我们热烈欢迎法轮大法团体。法轮大法是一种传统功法，对身心有益，弘传世界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克里斯表示，法轮大法的队伍表现得非常好，而且规模是其它



乐队的几倍，非常出色。

从温哥华岛赶来观看游行的莱斯先生说：我了解法轮大法，知道他们的反迫害活动，我喜欢他们演奏的音乐，这音乐打动了我的心灵，升华我的精神，让我感到很愉悦。”◇

警察绑架救人英雄 数百民众人墙阻挡

（明慧网通讯员河北报道）数百民众与警察对峙近两小时，人们排成人墙阻止警察抓走他们心目中见义勇为的英雄——李真。民众义愤填膺斥责警察：“拿着纳税人的钱专干祸害好人的事，真是连条看家的狗都不如！”人们并当场自发签名按手印，联名保李真。——这是日前发生在河北省唐山市开平区温馨家园小区里震撼人心的一幕，当地民众的义举令人为之动容。（转第三版）



图：一九九八年五月沈阳女法轮功学员在集体炼功

弥留之际点燃生命之火

我曾经是一无名热患者，我的体温一直是在三十七度三到三十七度八之间，长达二十一年之久。我走遍了省内各大医院，包括结核病院，而且曾在国家级医院住院检查，所有检查结果全部正常，查不出发烧原因，而且伴有严重的失眠、头疼、无力。

那时，我不知道什么叫头不疼，我觉得我的脑袋里好象有一根筋，它就是疼的。我的头不动、不晃不疼，一动一晃就疼，这就算头不疼了。

我失眠时，常常伴有一阵冷、一阵热。如果不出现一阵冷、一阵热的现象，我半夜以后或下半夜还能睡着觉，要出现一阵冷，一阵热的现象，我几乎就很难入睡。因为冷时，我盖多少被子都冷，热了，我把被都掀掉还热，根本无法入睡。中、西医治疗包括针灸治疗都无太大效果。我长年都离不开各种安神丸、汤药，每天晚上，都要靠安眠药和各种维生素类药等维持睡眠。

而且还祸不单行，我生孩子的时候，婆婆病重住院，妈妈也倒在了病床上。月子里，我也因发高烧去了三次医院。我的辛苦到了尽头，只有愁苦的泪水，伴随我度过了一个女人人生中最痛苦的日子。所以，我又落了个眼睛疼的病。眼睛疼起来，又干、又痒、又疼、又闹心，而且又红又肿，不能看电视、不能看报纸，不能认真看东西，写字不能超过几分钟，更不能流眼泪等。只要做这些事情，眼睛马上犯病，又红又肿、又疼又痒，真是苦不堪言。而且从那时起，我不能正常睁眼睛了，只能眯着眼睛。

求生和难舍时的痛苦

一九九八年我小产，病入膏肓，也是我生命的转折。小产以后，我身体更虚弱了，我彻底失眠了。汤药、丸药、安眠药，什么药都不管用。

有一天晚上，我吃了三片安眠药，躺在床上一点睡意都没有，我又吃了四片安眠药，我整个人象木头一样，僵硬不能动弹，可心却还是明明白白的。我心里害怕了，我想这下我可没救了，我想到我面临的只有死路一条了。

我想到了妈妈、丈夫、孩子……我开始拿笔、纸，写下我的感受和我心中的挂念（遗书），我写了二份：一份写给妈妈，一份写给丈夫，因为我长期失眠，拿笔的手是颤抖的，一次只能写几句话。

我把二份遗书，放到了一个笔记本里，告诉了孩子。我不敢告诉丈夫，怕他挺不住。孩子比较内向。我嘱咐孩子，妈妈要是走了，你千万不要想妈妈，你要是想妈妈，妈妈会更痛苦的。妈妈这些年就是因为有了你、为了你，才与病魔抗争，活到了今天。如果没有你，可能妈妈早就没有勇气、没有信心活到今天了。

孩子流着泪说：妈妈我不想你，我就想妈妈去了一个最最美好的地方了……。我开始不说话了，不睁眼睛了，开始“闭目养神”，想把这最后微薄的时间和力气留住，多看孩子一眼。

法轮功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就在这时，一位朋友来看我，她拿来了一本书——《转法轮》，还有

一套十二盘的法轮功讲法录音带。她给我讲了几个炼法轮功祛病健身的例子。并坐在我身边，给我读那本书。

她读《转法轮》的时候，我听着听着感觉我和床好象被风吹着似的慢慢地转动，再过一会，好象整个房子也在慢慢地转动，飘飘的，有一种舒服感。我流泪了，我求生的愿望，使我感觉到这个功能救我的命，我有希望了。

朋友临走时，把录音带放到了我家的小录音机里，录音机放在了我的枕头旁。她告诉我：静心听，不管白天晚上都听，你会好的。

求生的心使我一秒钟也不敢停地听。真是太神了，我听着听着，觉得睡过去一下，我能感觉出来，绝对不是休克，是那一瞬间，我睡着了，是睡着了。这一瞬间，象给我吃了一颗定心丸一样，我真地有救了！就这样，我天天听。

我每天白天都能睡几阵，而且一天比一天时间长，下半夜，也能睡一会。等到十天以后，我几乎下半夜就能睡一个小时左右了。一个月后，我下半夜就能睡觉了，并且早晨能跟那位朋友到炼功点去炼功了。

等到二个月以后，我的睡眠竟达到了有生以来最佳状态，而且神奇的是，二十多年的无名热消失了，体温正常了。十多年的月子病：眼睛疼也好了，眼睛也睁开了，胃肠病也好了，有生以来真正地体验到了没病一身轻的滋味，我真像是走进了神话里，难以用语言表达。

我凭着一颗人的良心，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把大法真相材料、小册子、光盘等，送到千家万户。希望人们不被谎言欺骗，有一个美好的未来。（文／沈阳大法弟子 朝真）◇



篆刻：万古天门开、返本归真

作者：大陆大法弟子

辽宁盖州市法轮功学员巩恩荣被迫害纪实

二零零八年七月份，巩恩荣被非法送到本溪市溪湖监狱迫害。到了监狱后，巩恩荣先被分到了教科强行洗脑一个月。教科科长姓赵。刚开始，邪恶逼迫巩恩荣写转化书，巩恩荣不配合，并给赵科长讲真相，告诉他法轮功教人做好人，强身健体，邪恶的赵科长与巩恩荣说污蔑大法的话，巩恩荣与其继续讲真相，恶警见巩恩荣不动摇，一个月后，巩恩荣被转到本溪市溪湖监狱直属监区进行升级迫害。在那里，监区大队长田勇说：“你如果不转化就得坐小板凳”（长约一尺，宽约十公分左右，三棱角式，棱角朝上），巩恩荣每天二十四小时被罚坐在上面，不准动，动就挨打，每天被罚到早上四点多才让上床休息两小时，残酷的体罚导致巩恩荣的尾椎、后腰、臀部疼的直哆嗦，无法承受，肋骨疼的不敢喘气，全身浮肿，不能翻身，两小时的时间根本就得不到休息，然而，两小时一过，巩恩荣就被犯人大声叫到水房一盆又一盆的浇凉水。巩恩荣被罚坐板凳共九天。被罚的第一天晚上，十多个犯人拿着水瓶子往巩恩荣的脑袋上猛烈打击，参与殴打的部份犯人的名字分别叫：刘力国（内蒙古加格达奇人，现年四十多岁）、刘力军（现年三十多岁）、朱忠彬（黑龙江人，现年二、三十岁之间）、周博（辽宁人，现年二、三十岁之间），陈世福（辽宁人，现年四十多岁），刘羽（辽宁人，现年二十岁左右），犯人们边打边问巩恩荣：“法轮大法好不好？”巩恩荣说：“好！”犯人接着打，第二遍又问巩恩荣“法轮大法好不好？”巩恩荣继续回答：好！犯人又狠狠的打他，连续问了巩恩荣三遍，到了最后一遍，巩恩荣说完大法好后，身体被犯人群殴打的趴在地上，紧接着犯人用针到处乱扎巩恩荣的前后身，并往他身上先浇凉水，后浇开水，巩恩荣的双脚被烫破皮，犯人们用烟头烧他的脚面、脚趾，巩恩荣的头部上方右侧被打成一个坑，用手一摸很明显。耳朵被打的出血，至今还听不见声音，左侧第三根肋骨被犯人刘力军打断，即使这样（转第四版）

警察绑架救人英雄 数百民众人墙阻挡

（接第一版）二零一二年六月九日清晨，唐山市“六一零”、政法委操控公安警察对法轮功修炼者大肆绑架。这一天，唐山市有二十多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抄家。

当日清晨六点多钟，开平分局警察闯进温馨家园小区。李真老伴王秀兰听到敲门声，有人喊着“大姨开门！大姨开门！”王秀兰把门开了一个缝儿，看到一个女子，正要问她什么事，突然藏在楼道里的十多个警察一拥而上，攥住王秀兰的胳膊，强行扒开房门往里闯。王秀兰见状大喊：“李真，来土匪了！”

警察闯入房间后，立刻绑架正在休息的李真，并开始翻箱倒柜，他们声称有搜查证，但始终没有拿出来。警察连拉带拽地将只穿着短裤的李真拖下楼。

李真的妻子王秀兰推开窗户，对着外面大喊：“快来看，二门 202 来土匪了，快来救我们。”闻声赶来的居民越聚越多，当人们认出被绑架的竟然是曾见义勇为救人的李真时，纷纷质问、斥责这些警察，并排成人墙阻挡不让把李真带走。

李真今年五十八岁，是唐山开平区中屈庄几十年的老住户，民望很高。老伴王秀兰多年如一日悉心照料瘫痪在床的老公公，也在当地传为美谈。在江泽民发动的针对法轮功的迫害运动中，李真不放弃信仰曾被多次绑架，在劳教所遭受高压电击、四根电棍和橡胶棒毒打等酷刑折磨。

围观的居民告诉警察：二零一零年夏天，前屈庄河里有人落水，围了好多人，可没人下水去救。李真刚好从这里路过，他二话没说，扔下车子，衣服都没脱就跳进了一房多深的水里，把落水的人救上了岸，然后名字都没留下就悄悄离开了。

居民们质问警察：“你们警察有几人能做到人家这样？！”“李真是有口皆碑的好人，你们凭什么抓人家？！”“要都是这么好的人，就不用不着警察了，可你们还来抓他，真不办人事儿！”

看着光脚、赤裸上身的李真要被



图：当场要求释放李真的民众签名

警察铐着推进警车，很多人哭了。一个老太太拽着警察，挡在警车前流着泪说：“这么好的人，你们就给带走啦？！”

警察一个个都默不做声，有的双手使劲掐着李真的脖子，用力把他往车里塞。民众被警察的暴行激怒了，有的抡拳砸向行恶的警察……

住在附近的李真的儿子也赶来了，警察竟想把他一同抓走，一位居民实在看不过，直想拿手里的铁锹冲向警察，被身边的人拦住……

楼上的警察还想带走李真的老伴，李真老伴告诉警察：“我曾经浑身是病，是修大法治好的，这有什么错？如果想抓我，你们留下名字，谁负责？”面对她义正辞严地质问，警察退缩了，没人敢报名字，没人敢说负责，也没人再说带她走。

八点多，又来了一辆警车，一个穿格子背心的警察头儿来了，一下车就低声训斥道：“你们这帮废物，让你们早晨早点来，偷偷摸摸地干，怎么弄这么热闹，影响多不好！”

民众与警察僵持了近两个小时，李真还是被开平公安分局十多名警察强行绑架。小区内众多居民望着开走的警车，说着，骂着，脸上写满了义愤，久久不肯离开。这时突然有人说：“谁有纸笔，我们联名保李真！”马上很多人响应，人们自发的拿来了纸、笔和印泥，当场就有七十多人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并按了鲜红的手印。一小区邻居说：“李真是好人，谁家有事都帮，他有事，我们没想自己，就想着李真是好人。”还有邻居说：“谁来采访我都敢说。”◇

（接第三版）巩恩荣还被逼迫坐“特殊”的“小板凳”，不准睡觉，不停的被浇凉水（恶犯称：“洗脑”）。

被罚坐“小板凳”的第二天早上，巩恩荣被犯人带到水房，被脱光衣服，两个犯人把他按倒在地，三个犯人从他头上往下浇凉水，每次浇二十多盆，时间长了，水都被浇热了。用盆浇完后，犯人又开始用水管子往他身上浇。巩恩荣被罚坐小板凳第八天中午时，犯人李月用鞋底猛打巩恩荣的脸部，造成巩恩荣的左耳被打聋，至今还没恢复正常；李月还用胶皮管抽打巩恩荣的身体，巩恩荣的身体被打的黑紫色，遍体鳞伤。巩恩荣因为炼功打坐又被一个姓汪的犯人责骂到：你再打坐腿给你打折，生不如死的让你活着，犯人朱忠彬边打边说：“打死就给你填一个正常死亡表”。

残酷、野蛮的暴力殴打导致巩恩荣严重头晕，控制不了身体平衡，走路总要摔跟头，失去记忆，目光呆滞，什么也不知道，恶警说巩恩荣是个傻子。巩恩荣还出现吐血症状，即使这样，恶警却对巩恩荣的情状视而不见，假装不知。巩恩荣见自己的身体越来越不行了，要求恶警去检查身体，大队长田勇答应让家属拿钱去本溪市第四医院就诊，当时共去了三个

警察（即：小队长赵凯、大队长田勇和一个司机），检查结果是：多发性脑梗（脑血管堵塞）、腿部神经炎、腿上的血管都瘪了，三个医生给巩恩荣量血压都没有血压。

从医院回来后不久，巩恩荣因为被迫害的头晕严重加上他绝食，巩恩荣不能独立行走，需要犯人搀扶，严重时需要犯人背着，由犯人全天二十四小时轮流看管，时刻不离人，本溪犯人王卓让犯人用衣服把监控器挡上，目的就是想等巩恩荣咽气以便秘密处理，天黑的时候，陈世福等五个犯人把巩恩荣拖到水房，扒光衣服，两个犯人按住巩恩荣的身体，两个犯人拿水龙头，一个犯人拿水盆子往巩恩荣的身上浇凉水进行毫无人性的迫害。当巩恩荣绝食到第十三天时，犯人把门窗全打开，在寒冷的冬天冷冻巩恩荣，犯人见巩恩荣的身体已没有任何反映（此时的巩恩荣已昏死过去），就开始给他灌水，巩恩荣慢慢的缓过来，几个月后，巩恩荣被转移到隔壁的四号监舍。这时，除了打饭外，恶警不让犯人护理巩恩荣，而巩恩荣已经生活不能自理，并且一直伴有严重头晕现象，经常昏过去。有一天，巩恩荣晕倒在地上，被犯人扔到床上，用棉被将巩恩荣的全身捂上，不让透气，想要憋死巩恩荣。巩恩荣

为了保命，于次日用尽全身力气拖着不能自理的双腿推开监舍的门摔倒在走廊里，犯人又把巩恩荣扔到床上。

二零零九年春天，由于巩恩荣被迫害的生命垂危，奄奄一息，本溪市溪湖监狱不得不带巩恩荣再次去本溪市四院检查，由于病情严重，在医院住院一个多月，都是家属拿钱。巩恩荣要求狱方告知自己的诊断结果，狱方不告诉他，只是勉强告诉他说：胸前有肿瘤。之后，本溪市四院的江院长和本溪市溪湖监狱直属大队新换上的郭教把巩恩荣又转移到辽宁省监狱管理局总医院住院两年半。期间，两次住院费加上诊断费以及家人住院陪护费大约共花了六万元左右，对于巩恩荣来说，在监管医院遭受的是经济上的迫害。监管医院的住院费每月最低在一千七到一千八百元，最高达四千到五千甚至更高。

巩恩荣在辽宁省监狱管理局总医院被非法关押、迫害到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即：巩恩荣的非法刑期已满，监狱让巩恩荣在释放证上签字，巩恩荣不签，警察说：不签不放。巩恩荣要求：必须放我。到了当天下午四点多，本溪溪湖监狱才将巩恩荣放回家中。◇

新闻的职能

新闻的基本职能是呈现客观事实，在西方社会，新闻造假是要受到处分的，严重的还要受到法律的追究。

英文里的“宣传”（propaganda）一词，是和“洗脑”、“欺骗”联系在一起的，是个地地道道的贬义词。只有在法西斯和共产党的词典里，“宣传”一词才有“正面”的意义。

在中共社会，其政治宣传部（政宣部），就是为中共政治说话。如中共发动历次整人运动，都要“舆论先行”，对斗争对象抹黑宣传，以便挑起民众仇恨。当前中共迫害法轮功，所有诽谤法轮功的重大报导，一律按中宣部要求采用新华社通稿，其它媒体没有单独报导的资格。民众被愚弄，知情权被侵占。

不妨看看民主国家的记者是如

何通过真实报道法轮功而一展身手，获得国际声誉的。

二零零一年“天安门自焚伪案”发生时，《华盛顿邮报》记者在第一时间赶往死亡者之一刘春玲的家乡河南开封，通过实地采访，得知刘春玲从未炼过法轮功，于是在二月四日发表题为“自焚的火焰照亮了中国的黑幕——当众自焚的动机乃为加强



何通过真实报道法轮功而一展身手，获得国际声誉的。

2003 年 11 月 8 日，新唐人电视台的纪录片《伪火》获第 51 届哥伦布国际电影电

对法轮功的斗争”的深度调查文章，为中共造假嫁祸法轮功做出了历史证言。

《华尔街日报》记者伊安·约翰逊经过独立采访法轮功学员和家属，于二零零零年四月报导了山东法轮功学员陈子秀被迫害致死的经过，题目为“陈女士直到最后的日子仍说，修炼法轮功是一项权利”。该文不仅在国际上首次揭示了这场迫害的残酷性和系统性，还对一群信守真善忍原则的修炼人的心灵进行了透视。伊安·约翰逊因这篇报道于次年获得“普利策新闻奖”。

作为一个媒体人，即使在高压下不能做到探寻真相，做出客观真实的报道，至少也不能昧着良心颠倒黑白，栽赃陷害，助纣为虐；至少，也应该有勇气看清并承认剥夺中国民众新闻自由权的罪魁祸首正是中共邪党。◇